

词汇学理论与应用

(七)

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》编委会 编



2014年·北京

编委会:(按姓氏音序排列)

苏宝荣 苏新春 唐子恒

徐祖友 周洪波 周 荐

执行编委:唐子恒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词汇学理论与应用. 7 /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》编委会编. —北京:商务印书馆, 2014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616 - 0

I. ①词… II. ①词… III. ①汉语—词汇学—文集
IV. ①H136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65010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CÍHUÌXUÉ LǏLÜN Yǔ YìNGYÒNG

词汇学理论与应用

(七)

《词汇学理论与应用》编委会 编

商务印书馆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务印书馆发行

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 - 7 - 100 - 10616 - 0

2014 年 月第 1 版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14 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

印张

定价:

元

目 录

原型语义观——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6版为语料	于屏方 张志毅(1)
从人的存在看词的存在——词汇研究能否尝试这样一种思路?	周光庆(13)
词汇语义学史论及其关键问题	李葆嘉(27)
论典故词语的表义特征	唐子恒(48)
现代汉语合成词素研究	孙银新(55)
现代汉语三音节词的判定问题	刘中富(68)
试论汉语种属型复合词的结构特点和规律	陈长书(83)
先秦商业活动类词的词汇-语义系统研究	王洪涌(100)
港式中文短语略化产生的双音词研究	
.....	石定栩 刘 艺 盛玉麒(114)
关于“常用词演变研究”命题的思考	丁喜霞(128)
词汇语用充实的语境层级及类型研究	
.....	郭伏良 叶慧君(141)
认知系统性在西周铜器铭文词义上的表现	王晓鹏(152)
试论《景德传灯录》的几个词语	高婉瑜(164)

车王府藏子弟书中方言词语特点研究	王美雨(179)
[+内容]特征的激活方式对属性名词缺省的影响	许艳平(189)
介词“至于”的词汇化、语法化及认知、韵律解释	张成进(200)
古汉语结果连词“是以”消亡原因探讨——兼论源结构 对词汇化所成双音节词的影响	张 萍(214)
“职客”及其社会文化心理考辨	杨绪明(225)
论语气副词“是必”的词汇化及其退隐和再现 ..	张晓传(235)
现代汉语“X力”式副词词族研究	匡鹏飞 胡 茜(246)
试论“被一”格式的演变轨迹	邱雪玫 李葆嘉(257)
由“玩转”“玩得转”“玩不转”谈方言词进入普通话	吕艳辉(273)
“头”的意义的认知素分析	王吉辉(286)
“饵”有软湿义考释	忻丽丽(299)
“炒、吵、抄、钞”与“闹、诰”词义类聚考	徐时仪(308)
大华语:汉语词汇研究与辞书编纂的视野	汪惠迪(325)
关于辞书修订与创新的几点认识
.....	田小琳 李 斐 马毛朋(335)
民国时期白话学生辞书评介	谢仁友(352)
后记	(367)

原型语义观^{*}

——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第6版为语料

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 于屏方 鲁东大学 张志毅

○ 导言

语义学现代化的结果之一是产生了原型语义(prototype semantics, 又译作语义原型)观。

0.1 20世纪30年代—50年代维特根斯坦(Wittgenstein, L.)提出“家族相似性”,7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罗斯(Rosch, E.)等提出原型论,80年代以后贾肯道夫(Jakendof)、雷科夫(Lakoff, G.)等提出“理想认知模型”。这三个阶段的中心内容都是对“多元结构”的认知研究。

“元”在词典语义单位里具体指:义项,义项群的共核义,子义项,子义项群的共核义,附属义项,义素,义素群,语素义。它们都具有典型性、本源性。对它们的认知方法是:在一类语义成员中选出中心成员(即原型),然后以原型语义为中心,扩展到次中心语义成员、一般语义成员以及边缘语义成员,这样就可以认识几类、几层语义范畴:中心义、次中心义、一般义和边缘义。各类或各层成员意义的地位是不平等的,一类或各类成员意义之间有不同范围

*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(HYJA740111)阶段性成果。

或程度的家族相似性。这是认知语言学对语义和语义场研究的新贡献。由原型语义导引出“原型释义”(prototypical definition): 第一步,对原型(中心)义位准确释义;第二步,对次中心义位(常是原型语义的变体)的释义,等于原型义位的准确释义加/减最显著的语义特征。对原型义位及其各种变体的认识、重视程度、投入功夫的多少,直接影响着词典的编纂水平。

0.2 原型语义,近 20 年来值得关注的研究者有阿普列相(Апресян, Ю. Д. 1994、1995)、吴世雄等(2004)、章宜华(2007)等。本文的原型语义,从词典语义出发,指词典的相关语义单位的中心点或源点,其主要类型我们研究出十几种,这里只讨论 6 种:(1)同义词群的共核意义,是同义词群的原型语义;(2)多义词的本义(或基本义)是原型语义,转义是变体;(3)一个义项/义位的意义是原型语义,言语中常有义位变体;(4)一个义位的中心义素是其余义素的原型语义;(5)字头义是原型语义,它在合成词中的语素意义是变体;(6)一个义项内的主义项是原型语义,附属子义项是变体。

一 同义词群的共核意义,是同义词群的原型语义

1.1 同义词的共核意义,指由各个同义词提取的共同的核义,或核心词的意义。

《现 6》的同义词场有 6000 多个,因此有近 6000 多个核心词。围绕近 6000 个核心词的同义词单词有 15 000 多条。对这些词,多是用同义词解释的(可能用一、二、三或四个同义词)。必要时,给出同义词辨析。要把同义词辨析清楚,需要特别重视三种语义:a. 同义词的共核意义,b. 同义词的个性意义,c. 同义词的语境意义。抓住共性和个性意义,照顾语境意义,才能提高所有同义词的释义。

《现汉》从古今汉语“短时间”语义场 100 多个词中选收了 70 多个词,其核心词是“一会儿”,其核心义是“短时间”。其释义采用“个性义征 + 共核意义”这一公式。摘要如下:

- A.【**旦夕**】比喻 *短时间*。 B.【**一时**】*短时间*。
 C.【**一会儿**】指 *很短的时间*。 D.【**俄顷**】*很短的时间*。
 E.【**片刻**】*极短的时间*。 F.【**霎时间**】*极短的时间*。
 G.【**瞬息**】一眨眼一呼吸的 *短时间*。 H.【**旋踵**】把脚后跟转过来,形容 *时间极短*。
 I.【**刹那**】*极短的时间*。 J.【**弹指**】弹动指头,形容 *时间极短暂*。

上列例子,斜体表示共核意义,它是辐射中心,连接语义场的各成员。黑体词语表示个性义征,它显示着同场词的差别。其“短时间”有 5 种梯度或类型:(1)AB 为“短时间”,(2)CD 为“很短”,(3)EF 为“极短”,以上 3 类有等级差别。(4)GH 是用形象描写短时间,G 是像“一眨眼一呼吸”那样短时间,H 是像“把脚后跟转过来”那样短时间。(5)IJ 是佛经借词,I 是借音,J 是借义,按晋代法显《僧祇律》等书的说法,佛经术语时间词(汉译词)有多个,代表多个时间值:须臾 = 一昼夜的 $1/30$,腊缚(又译罗预、罗婆) = 须臾的 $1/20$,弹指 = 腊缚的 $1/20$,瞬 = 弹指的 $1/20$,刹那 = 瞬的 $1/20$ 。其中“弹指”的绝对值是 7.2 秒,“刹那”的绝对值是 0.018 秒。语文词典跟专科词典显著区别之一,不取术语的“多值”,而取通用词的“二值”(利奇),即所谓的模糊义。因此,《现汉》把“弹指”“刹那”分别释为“时间极短暂”“极短的时间”,其波动的中轴是原型语义(短时间),而不是术语的科学义(几秒)。离开原型语义“短时间”,同场词语便失去中心;舍弃每个词的个性义征,同场词便失去差别。

二 多义词的本义(或基本义)是原型语义,转义是变体

莫斯科学派权威学者认为,多义词是一个词位,多义词的一个义位是词位变体。高名凯(1995:273)赞同这个观点。《现6》有近12 000个多义词,跟第5版相比,其中有些已经修改了。最典型的是,把第1—5版的“被¹、被²、被³”三个同音词合为一个多义词,并给出6个义项,摘要如下:

【被】①被子:棉~… ②遮盖:~覆… ③遭遇… ④用于被动句… 用在动词前表示被动的动作… 用在动词或名词前,表示情况与事实不符或者是被强加的…

这说明修订者认识到了“被¹、被²、被³”的意义是有联系的:“①被子”是“被”的本义、初始义或基本义,即原型语义。“②遮盖、③遭遇”是距离原型义较近的次中心义。确定其间的联系,是根据已有的训诂成果。

“①被子”就是《说文》的“寝衣也”,“②遮盖”就是《楚辞·招魂》“皋兰被径兮斯路渐”中的“被”,王逸注“被,覆也”,就是“盖、遮盖”。

连接“①被子”和“②遮盖”的语义关系是本体和功用的关系,段玉裁把它叫作“体用引申”。对这一联系,古人有点睛之语。《释名·释衣服》:“被,所以被覆人也。”《左传·襄公三年》“被练三千”,孔颖达疏“被是被覆衣着之名”。本体和功用的连接点是语义桥(semantic bridge)的一种。

连接“②遮盖”和“③遭遇”的语义关系是主动实施和被动受事,这是语义桥的另一种。主动覆上,是“遮盖”;被动施加,是“遭遇”。这种关系,何休在《公羊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注中已经发现,“伐”有“伐人”“见伐”二义。杨树达总结为“施受同辞”,后人又概

括出“施受引申”。“被”^④ 义都是由被动义(“^③遭遇”)引申的:
^④义的“被”是介词,它前面的主语是受事,它后面的成分是施事,动作是强加给主语的; 义的“被”是助词,用在动词前,表示被动的动作; 义的“被”是动词,由被动的新用法上升为义项。

总之,“被”各义联系,以本义为原型,以第^③义为枢纽:由^①而^②是体用关系,由^②而^③是施受关系;由^③引申出^④、^⑤、^⑥被动义。由此可见,每个多义词本义的语义因素丰富,而各个梯次转义的语义因素渐次减少,语用因素渐次增多。它们显示的语言规则是,原型单位常蕴含着较多的语义功能,变异单位蕴含着较多的语用功能。

因为对词义联系有了新认识,《现6》把旧版两个同音词修改成多义词的还有许多例子。例如:“上¹、上²”改为一个多义词,给出19个义项;“背¹、背²”改为一个多义词,给出11个义项;“贼¹、贼²”改为一个多义词,给出6个义项;“杜鹃¹、杜鹃²”改为一个多义词(《本草》《后汉书集解》《蜀王本纪》《荆楚岁时记》《移苑》、鲍照诗、李白诗、杜甫诗等都部分地反映了周末蜀王魂化杜鹃鸟、杜鹃啼血浇灌杜鹃花的传说),给出3个义项。

三 言语中语义点所围绕的一个义位,是原型语义

在言语活动中,人们用的基本语义单位就是义位。义位的“所指”可以区分为:主要成员、一般成员、边缘成员。因此,义位在言语中有常体、变体。词典的义项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成员、所有的变体。例如:

【宅】待在家里不出门(多指沉迷于上网或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)。

我们从新华网、人民网和搜搜网总共 6000 多万用例中,各抽取前 200 个,共 600 个用例,考察“宅”的释义以及对释义的不同意见:

a. 语料库显示,“宅”还有形容词意义,如“上班的时间比较~|都市儿童越来越~”。其形容词用例只占 4%,不是原型语义,只是边缘变体。

b. “宅”的空间参数,不限于“在家里”,如“宅在实验室|宅在宿舍|宅餐馆|宅酒吧|宅茶吧|宅在使馆|宅在米兰|岛上宅了 20 年”。语料库显示,这些“非家”空间用例只占 15%,是变量,不是常量,不是原型语义,只是介于一般和边缘的言语变体。“家”占空间参数的 85%,当然应该把“在家里”作为义位的主要义素。

c. “宅”的活动参数,不限于“上网或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”,如“宅火锅|宅烧烤|宅米饭|宅咖啡|宅在家里可以陪家人、办公、写博客|宅在家里可以从事七种职业”。这些活动,本来已经包括在释文的“等”里,如果拿出来另做统计,也只占总用例的 18%,不属于原型语义之列,只是介于一般和边缘的言语变体。“上网或电子游戏等室内活动”占活动参数的 82%,当然应该把这个常量作为义位的主要义素。把 b、c 的空间参数、活动参数,绘成示意图如下:



d.用法不限于“宅在”，还可以说“宅+了/着/一起/的/来/去/名词”等，如“在岛上～了20年|一个人～着|爱，就～一起|喜欢～的朋友|～的就是寂寞|～来～去|～餐馆|身～，心不～”等。这些用法占用例的34%，虽然不是原型用法，但是也是值得注意的介于次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一般的言语变体，可以予以提示。

总之，语义原型必须概括其绝大部分用例，即言语的中心和次中心语义点，适当照顾边缘语义点，舍弃少数边缘语义点。这就是一个义位的常体，它具有稳定性、概括性、抽象性和完整性；与之相连带的各个变体，尤其是边缘变体，则具有变异性、个别性、具体性和细节性。

当然，“宅”的意义和用法还在发展变化，对“宅”的释义也可能改变为：待在家等小空间，专心做有兴趣的事情。也可能发展出形容词意义：在家等小空间，对有兴趣的事情很专心。

四 中心义素是其余义素的原型语义

先看《现汉》各版对动词“出席”的释义：

试印本：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成员参加会议，有时也泛指任何人参加集会。

试用本—第4版：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成员（有时也泛指一般人）参加会议。

第5版：（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成员，有时也泛指一般人）参加会议。

第6版：参加会议或典礼等活动，特指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成员参加会议。

试印本至第5版，释文的共性义素包括：a. 主体义素“有发言权和

表决权的成员和一般人”,b. 动词中心义素“参加”,c. 范围义素“会议”。第6版突破了3点:(1)把主体义素的“一般人”隐去了,这在《现汉》动词释义中是经常使用的艺术——隐去缺省值;(2)把“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成员参加会议”降为特指义;(3)增加了范围义素“典礼”,并且加了个“等”。这三点修改,是否反映了语言事实?为了验证,我们从大型语料库取样含“出席”的200个句子,调查结果如下:

第一,跟在“出席”后面的会,其种类至少有40来种,其中需要发言和表决的会,占1/3多,如峰会、代表会、国会、议会、董事会、年会、碰头会、辩论会等;不需要都发言和表决的会,占近2/3,如庆祝会、运动会、联欢会、博览会、酒(宴)会、招待会、晚会、展览会、发布会、纪念会、典礼(婚礼、葬礼、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、首映式)、活动、仪式等。由此可见,把“有发言权和表决权的成员”降级,符合语言事实。

第二,跟在“出席”后面的成分,“会议”类占48%，“典礼”类占14%，其他活动占30%多。可见,《现6》抓住了“出席”的原型语义即中心义素“参加”这个常量,突显了中心义素的辖域——“范围”中的两个主要变量——会议和典礼。

再看《现汉》各版对动词“储备”的释义:

试印本:储存起来备必要时应用。

试用本:储存起来准备必要时应用。

第1—5版:(物资)储存起来准备必要时应用。

第6版:(金钱、物资等)储存起来准备必要时使用。

总结三次修订,原型语义“储存、准备、用”是中心义素,保持不变,时间义素“必要时”也没变。变动的有3个义素:“备”改为“准

备”，用词规范化了；“应用”改为“使用”，用词准确了；客体义素，前两个版本隐去了，1—5版把“物资”显化了，是进步，但偏窄，第6版加上了“金钱”，并且排列在首位，更接近语言事实；尤其加了个“等”字，概括无遗。请看下列统计：从大型语料库取样含“储备”的100个句子，其中用于金钱的占48%，用于物资的占25%，用于其他的（如能量、力量、知识、词汇等）占16%。

从语义理论说，辅助义征有个基本数量。而词典释文现状显示的辅助义征数量则有较大差异。在所有的词典里，在动词的20多个语义参数里，客体义素出现的频数都是最高的。当然，不同性质的词典，其出现的百分比是不同的：《简明牛津词典》^①47.01%，《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词典》^②89.94%，《牛津高阶当代英语学习》^③95.65%，《当代朗文英语词典》^④100%。这些数字说明，给出的动词的客体义素越多，越重视词的用法。因为客体义素这类语义参数（角色）有两个显著作用：加细精确度，显化区别度。《现汉》也很重视客体这个参数及其作用，其1—5版都占35%以上，而6版的客体义素有的修改了，有的增加了，有的删减了。例如：

【眷恋】（对自己喜爱的人或事物）深切地留恋。

【淘汰】在选择中去除（不好的、弱的或不适合的）。

【征收】政府依法向个人或单位收取（税款等）。

在客体义素中，“眷恋”把5版括注中的“地方”改成“事物”，“淘汰”增加了“弱的”，“征收”删减了“公粮”。这一改、一增和一减，标准是围绕原型语义的精确度、区别度。

五 字头义是原型语义，它在合成词中的语素义是变体

《现汉》编纂伊始，主编吕叔湘先生就特别强调，字头（现在又

叫“字条”)释义一定要“管住”所带的词条意义。只有抓住这个原型语义,才能纲举目张。例如《现6》给“网”增加了新义项:

【网】④特指计算机网络:上~|互联~。

这个义项是原型,其作用是:管住了《现汉》收录的由“网”组成的60多个词语。我们先观察一下,核心语素“网”是怎样生成它的核心意义的。请看实例:

- A. **【网聊】**网上聊天儿……
- B. **【网迷】**喜欢上网而入迷的人。
- C. **【网民】**指互联网的用户。
- D. **【网友】**通过互联网交往的朋友。
- E. **【上网】**操作计算机等进入互联网。
- F. **【网速】**网络服务系统传输数据的速度。
- G. **【网评】**在网络上发表评论。

语素“网”是跟多个语素结伴而出现的,它必然跟各个伙伴形成语义和谐的状态,因而就产生了相伴随的语义个性,即组合义。如:A是“网上”,B是“上网”,C是“互联网”,D是工具性的“互联网”,E是受事“互联网”,F是施事“网络”,G是空间性“网络”。它们都围绕一个共同的语义中心,编者舍弃个性,提取共性,这就是“网”的原型语义——计算机互联网。然后再用这个义源辐射并验证各个含“网”的词语的释义。编者的功力在于:准确抓住认知焦点“网”的原型语义,清源正本,提纲挈领,统领了全部含“网”的词语的系统释义。

六 一个大义项内的主义项是语义原型, 附属子义项是变体

在一个大义项内,有主义项和附属义项,这是中外词典常见的

事实。请看《现 6》的例子：

【领衔】在共同署名的文件上署名在最前面，泛指排名在第一位。

【工作】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，也泛指机器、工具受人操纵而发挥生产作用。

上面例子的斜体字，标示《现 6》新增加的子义项，其子义项是主义项（即原型义）派生的泛指义：“领衔”的所指，由一类（仅指“署名”）到多类（泛指多种“排名”），其语义桥是“排名在前”；“工作”的所指，主体由一个大类（人）到另两个大类（机器、工具），所指活动由“劳动”变为“发挥生产作用”，其语义桥是创造财富。这两个子义项，没被作为独立义项，是因为使用频次和分布还没达到应有的限度。但是多种网页显示：“领衔”的子义项正呈上升趋势，即将成为一个独立的义项；“工作”的子义项上升趋势较慢，近期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义项。

结 语

原型语义，即中心语义，指同义词群的核心词的意义、多义词的本义或基本义、言语义点所围绕的义位、义位的中心义素、字头义、一个义项内的主义项。

从对释义作用角度观察，抓住原型语义这个释义的焦点，能够以点带面，以个体驱动群体，以原子拨动整体。这是《现汉》一贯遵循的重要原理，第 6 版格外重视。

附 注

① 《简明牛津词典》（第 9 版），牛津：克拉伦登出版社 1995 年版。

② 《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词典》(第 2 版),伦敦 1995。

③ 《牛津高阶当代英语学习词典》(第 6 版),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。

④ 《当代朗文英语词典》(第 3 版),朗文出版社 1995 年版。

参考文献

阿普列相著,杜桂芝译 2011 《语言整合性描写与体系性词典学》(上下)(俄文版 1995)[M],北京大学出版社。

高名凯 1995 《语言论》[M],商务印书馆。

何休注《公羊传·庄公二十八年》 1980 《十三经注疏》下册(2241 页)[M],中华书局。

吴世雄、纪玉华 2004 《原型语义学:从家族相似性到理想化认知模式》[J],《厦门大学学报》(哲社版)第 2 期。

杨树达 2005 古书疑义举例续补[M],中华书局。

于屏方 2007 《动作义位释义的框架模式研究》[M]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。

章宜华、雍和明 2007 《当代词典学》[M],商务印书馆。

张志毅 2012 《词汇语义学》(第 3 版)[M],商务印书馆。

Апресян, Ю. Д. О языке толкований и семантических примитивах [J]. Изв. лит. и яз. Изв., 1994, (4).